

初冬，湖北宜昌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牛庄乡，地里种植的天麻块茎饱满坚实，已经成熟，但老乡们脸上却没什么笑容。10月30日上午，88岁的“天麻爷爷”罗官章永远离开了乡亲们。

1937年7月，罗官章出生在牛庄乡牛庄村，曾任民兵连长、乡党委书记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，退休后回到牛庄乡带领村民种植天麻。预计到2025年年底，牛庄乡天麻种植面积达1200亩，农民人均存款从不足千元增加到4万多元。

罗官章出殡当天，很多老乡自发赶来，含泪送别。“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，人民好比土地。我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，在人民中间生根、开花。”这是罗官章写在日记里的誓言，也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
**“要坚定信仰，学习文化知识，带着乡亲们一起干”**

1956年，湖北省长阳县鸭子口乡余家坳，鲜红的党旗前，19岁的民兵罗官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

一次宣誓，一生践行。脱下军装后，罗官章在多个乡镇都工作过。1975年，罗官章回到牛庄乡，担任乡党委书记。

牛庄乡平均海拔在1500米，是五峰最偏远的乡镇。上世纪70年代，因为没有通电，牛庄乡“电灯不亮，广播不响，公路不通”。

到任后的罗官章，号召村民一起修建水电站。没有公路，他就带着50多个村民把半吨重的变压器和设备材料拖进大山里。

抬设备时，罗官章常常走在前面。有一次，下一个陡坡时，因为没有协调好，设备突然滑落，将罗官章压住。村民迅速把他救出来，仔细检查后，发现没有受伤，罗官章又继续挑头往前走。

靠着不怕困难、顽强拼搏的精神，一座水电站在牛庄乡的大山中悄然矗立。

50年后，站在罗官章带领村民修建的水电站前，当年的劳动号子已远去。水面平静，山谷悠悠，水电站依然为当地提供着稳定的电能。

**“不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，我吃不好睡不香”**

在罗官章看来，共产党人只有一个宗旨，就是造福于民。1997年，罗官章从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位置上退休，没几天就带着妻子回到牛庄乡。“不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，我吃不好睡不香。”罗官章说。

为了帮老百姓挣钱，罗官章尝试种过香菇、党参、黄连等多种作物，最终将目光放在天麻种植上。天麻价格高，一斤几十块，主要生长在林地，正适合在牛庄乡推广。

为了掌握人工种植天麻技术，罗官章四处走访学习，研究人工种植天麻所需的气温和土壤条件，经常爬到海拔2000多米高山上研究技术，一待就是一天，饿了就吃烤土豆。

往返山里800多天，走破了10多双鞋，经历了100多次失败，2001年5月，罗官章培育出了第一粒天麻种子。成功后，他把天麻人工繁殖技术传授给村民。种植没场地，罗官章又去林场帮忙协调。“我没钱搞种植，他就直接借给我10万元，欠条都不要我打。”村民朱坤说。

第一批跟着罗官章种植天麻的10多户农户，当年每户都增收10万元。后来，只要村民愿意种植天麻，罗官章都会帮忙。2019年，牛庄乡实现脱贫。

**“还有很多老百姓收入不高，岗位要留给更需要的人”**

罗官章外孙李星记得，早些年一到开学，家里不断有借学费的村民过来，最多的一次，屋里同时坐着3个人。罗官章了解清楚情况后，就借钱给他们，还从不要求打欠条。“读书才能有出路，不能让孩子被学费难住。”罗官章说。

买农具、买药、建房……只要村民有困难，罗官章都会想办法帮忙。而这些钱，都是他从退休金里“挤”出来的。冬天身上那件黑坎肩穿了几十年，就连棉被也打上了厚厚的补丁。罗官章曾常年在外工作，赡养老人、照顾子女、下地干活，全部都由妻子李传春承担。

因为收入有限，加之经常接济身边的人，罗官章总存不住钱。为了给家里添置新铺盖，李传春上山采药，再走上一天一夜到外地去卖。种完田，李传春又跟着村民挑着碎石修路的活儿。

一天，李传春累得实在受不了，跑到罗官章工作的地方跟他诉苦。罗官章安慰妻子说：“等我退休了慢慢补偿你，带你去看天安门。”

李传春守着这句承诺，一守就是几十年。2016年，罗官章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，正好有机会进京，兑现了对妻子的承诺。此时，李传春已经病得无法站立，只能坐着轮椅。她尝试站起来和丈夫拍一张结婚60周年的纪念照，最终还是没能实现。直到李传春离世，她与罗官章的结婚纪念照都没有拍成。

生前，罗官章对妻子的“亏欠”远不止于此。在担任乡党委书记期间，乡里食堂招工，妻子决定参加招聘，罗官章却劝住了她。

妻子不解，罗官章耐心解释：“还有很多老百姓收入不高，岗位要留给更需要的人。”

不仅对妻子严格要求，罗官章对子女也从不开“绿灯”。大女儿李凤英曾想托罗官章找份工作，他始终没有松口，反而鼓励女儿学一门手艺，靠手艺养活自己。

2023年，在罗官章的提议下，乡党委政府把他的一间房子改造成了廉政教育基地和文化书屋。门楣上写着这样的话：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……

人民日报



罗官章



# 这一束“火”的文心 燃了一个世纪

文学巨匠王火去世，临走时说“我就悄悄地，该走了就走了”

## 烽火少年

书香里的觉醒，战乱中的淬炼

上海霞飞路的洋房里，1924年7月出生的王火，成长于书香氤氲的家庭。王火父亲王开疆是政法教育界知名人士，与章太炎、黎锦晖毗邻而居，蔡元培、许地山等文化名流常来家中雅集。年幼的王火总爱趴在书房门口，听大人们纵论国事、探讨文学。蕴含家国大义与理想抱负的话语如春雨浸润心田，悄悄埋下“以文立命”的种子。

1937年的战火撕裂江南的宁静，13岁的王火目睹了日军轰炸上海的火光，经历了河南大灾荒的流离失所。在逃难路上，饿殍遍野的惨状与同胞在绝境中相互扶持、宁死不屈的气节，被深深烙印在他心底。“家国”二字不是书本上冰冷的铅字，是千千万万人用血肉守护的信念。”多年后，他在回忆录中写下的这句话，字字千钧。

1942年盛夏，18岁的王火怀揣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的理想，冲破日军封锁线，独自前往西南求学。

这段旅程堪称与死神的赛跑：乘火车至南京、合肥后，战火阻断前路，他爬山越岭、涉水而行；途经河南、陕西时，躲避轰炸、忍饥挨饿，甚至一度与家人失联、生死未卜。

抵达重庆江津后，他考入国立九中，次年在《江津日报》发表评论《九中就医学生感言》，迈出文学之路第一步。

1944年，王火以全国第七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，师从萧乾、陈望道、赵敏恒等名师。萧乾“写新闻要加‘防腐剂’，让短期报道成为持久历史记录”的教诲，陈望道“语言要能明晰理念、畅达情感”的叮嘱，他铭记终生。

求学期间，王火主动请缨担任重庆《时事新报》、上海《现实》杂志社、台湾《新生报》挂名记者，奔波于沪宁等地采访，立志做像萧乾、恩尼·派尔那样的战地记者，用笔墨为公平正义鼓与呼。

## 以笔为戈

南京城的呐喊，历史的见证者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复旦大学沸腾。喜悦过后，南京大屠杀的血色历史撞进王火的眼——30万同胞的冤魂不能被掩埋。不久，他以“上海、南京特派员”身份，前往南京采访战犯审判。

1946年2月的南京，湿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战争的血腥，断壁残垣随处可见，曾经繁华的秦淮河畔一片萧条。

王火马不停蹄地投入工作：泡档案馆查阅史料，走访幸存者，前往草鞋峡、燕子矶等遇难者从葬地见证骸骨发掘，全程旁听公审寿夫、冈村宁次等战犯，将他们的每一个罪恶细节刻进脑海。

庭审现场，身中37刀、拼死护住腹中孩子的幸存者李秀英，用围巾半掩刀伤面容作证：“日军闯进家里见人就杀，我抱着孩子躲在柜子里，被他们一刀又一刀地刺……”字字泣血，令在场者落泪。庭审后，王火与她约定采访，在简陋小屋中记录完整遭遇，泪水多次模糊视线。他深知，笔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对遇难同胞的告慰，对历史真相的坚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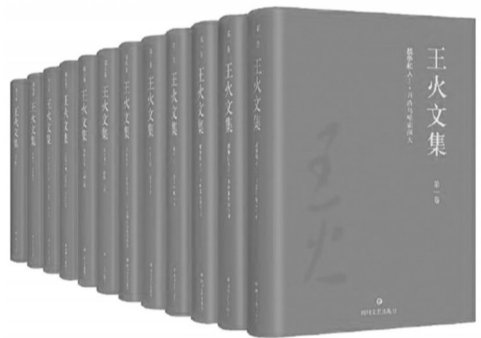
王火还采访了梁廷芳、陈福宝等幸存者。陈福宝老人带着检察官来到五台山，指认当年日寇活埋中国人的地点。当一批发黑的骸骨被发掘出来时，王火站在一旁浑身颤抖，手中的笔却从未停下。

1946年11月，王火以笔名“王公亮”在《大公报》发表长篇通讯《被污辱与被损害的——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》，这是最早系统记录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遭遇的长篇报道之一，引发轰动。此后，他又发表《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》，记录其供认过程。

“审判和枪决战犯时，我都在场。”102岁的王火回忆时眼神坚定，“不是为了出名，只是必须把这些写下来，对得起死去的同胞和历史。”报社愿付高额稿费，他婉言拒绝，仅要求寄一份样报。这些报纸被他珍藏了一辈子，后来悉数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，成为见证历史的珍贵实物。至今提及此事，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编目部主任、研究员员蔡津锋仍感慨不已：“王老说，‘捐给文学馆，比留在家里有价值’，那种把心血托付给国家的赤诚特别动人。”



王火与马识途（摄于2022年）。



王火文集。

## 文心不灭

烈火中的重生，独眼写就春秋

新中国成立后，王火先后在上海总工会、工人出版社等单位工作，参与筹建上海劳动出版社，创办《工人》半月刊。

1951年，他动笔撰写长篇小说《一去不复返的时代》——《战争和人》的前身，计划以3部作品从西安事变写到抗战胜利，全景式展现那段历史。不料，20世纪60年代初，120万字初稿不幸被付之一炬。

1980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于砚章致信鼓励：“您的作品是历史的见证，民族的记忆，恳请重新创作。”55岁的王火激动得落泪，毅然答应。

为收集素材，他专程走访南京、苏州等地，在枫桥镇寒山寺畔，面对潺潺流淌的古运河，仿佛重回战火年代。“就像米开朗基罗雕琢闲置多年的大理石，我也要在这段历史重新‘雕琢’出来。”王火如是说。

重写过程，是与命运较量的过程。1985年5月，调任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的王火，携带《战争和人》第一部清样途经出版大厦工地时，听到小孩的哭声，发现一个穿红毛衣的小女孩掉进深沟。他立刻跳下救人，将女孩托上去后，因沟壁湿滑，用皮鞋尖踢凹痕攀爬时，头部重重撞在钢管上，导致颅内出血、脑震荡，左视网膜膜严重受伤。

1987年9月，因劳累过度，左眼眶疤痕破裂、视网膜脱落。两次手术失败后，左眼彻底失明。

“搞创作的人，眼睛就是命啊！”王火哽咽回忆，“可爸爸只摸了摸左眼，平静地说，‘还有右眼，能看见就不能停笔。’”

此后，王火用仅有的右眼“爬格子”，定下每天完成2000字的规矩。夏天闷热，王火汗流浹背地伏在书桌上，汗水滴在稿纸上，晕开墨点；冬天寒冷，他裹着厚毯在台灯下写作，身影坚毅。

1987年至1992年，《战争和人》三部曲相继出版。1993年7月，合集正式推出。

这部167万言的作品以童霜威父子的漂泊轨迹为线索，既书写了南京大屠杀、重庆谈判等重大历史事件，也描绘了普通人在战火中的挣扎与坚守。书中庄嫂的原型，就是南京大屠杀中的幸存者李秀英。

《战争和人》三部曲以宏大叙事、深刻洞察，全景式展现抗日战争时期社会风貌与民族精神，具有重要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。1997年，该书全票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，此后又

斩获“炎黄杯”人民文学奖、第二届全国图书奖、全国“八五”期间优秀长篇小说奖。

在茅盾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，74岁的王火发言谦逊：“应当谦虚，继续努力。真正的作家谁也代替不了谁，好作品需要时间考验。”

## 君子之交

文坛中的温情，岁月里的知己

王火与著名作家马识途的“淡水之交”，成为川蜀文坛佳话。

20世纪60年代，王火就读过马识途的《找红军》《老三姐》，对其充满敬意。1983年调到四川后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常相约品茗聊天，从抗战聊到新中国建设，从写作技巧谈到文学理想。马识途曾说：“和王火聊天，就像和知己对话，不用多说，彼此都懂。”

2017年8月，102岁的马识途不顾酷暑与家人劝阻，出席《王火文集》首发式，深情朗诵为挚友创作的七律：“淡水之交数十春，潭深千尺比汪伦。同舟共渡风雨夜，相见无言胜有声。”2018年6月，刚病愈的王火参加《马识途文集》发布会，挥毫写下“赤胆忠心老革命，灿烂辉煌大作家”的对联相赠。

两位老人在生活中彼此牵挂，在创作上相互激励。马识途坦言，王火失明仍坚持创作的精神鼓舞着自己，王火称赞马识途“103岁还笔耕不辍，是我的榜样”。

2024年，马识途逝世，王火轻声念叨：“少了个知心人啊！”

王火与李致的42年友情同样温暖。2025年10月18日，在2025天府书展上，103岁的王火与96岁的李致坐着轮椅缓缓进入会场，两双布满岁月纹路的手紧紧相握。两人凑近耳边，低声絮语，眼角泛泪。李致回忆：“为了这场见面，我前一晚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们一起走过那么多年，相互扶持、彼此牵挂，每一个片段都记在心里。”

王火对后辈不吝赐教，叮嘱年轻作家：“要背对文坛，面向生活。沉得住气，才能写出好作品。”

作为受王火影响至深的后辈，阿来与他的交集，是文坛跨代际的温情传承。

相识30余年，阿来从未听王火谈过自己的功绩，“他总是谈别人的好，谈文学的纯粹。”这种“望之俨然，即之也温”的风度，让阿来深感敬佩。

2025年7月，《火铸文心》传记即将出版，王火希望阿来题写书名，阿来自感“缺乏斯文熏染”，犹豫再三，最终以《文心诗魂，火铸乃成》的读后感致敬。他在文中写道，王火改名“火”的深意令人触动：“火，黑暗中是光亮，寒冷时是温暖，绝望中是希望。”

王火逝世的消息传来，正在宜宾出席文学活动的阿来言谈悲伤：“我一定要赶回去送送王老。”他想起为传记写序时反复揣摩的字句，“那时只觉字字千钧，如今再念起，却满是痛惜。先生的‘火’，燃了一个世纪，照亮了文坛的路，也温暖了后辈的心。这束火或许熄了，但它曾带来的光，早已刻进每一个被他影响过的人心里，永远不会熄灭。”

## 薪火相传

最后的嘱托，永恒的光亮

2025年11月初，王火突发脑出血住进四川省人民医院。

在重症监护室的23天里，女儿王凌每天都守在病房外，隔着玻璃与父亲挥手。每次看到女儿，王火都会用尽全身气力抬手回应，眼神里满是牵挂与不舍。

11月23日，因抢救无效，王火先生安详离去。临终前，他特意留下嘱托：“走的话就不要麻烦组织，我就悄悄地，该走了就走了。”朴实无华的嘱托，彰显了他一生淡泊名利、谦逊低调的品格。

得知王火去世的消息，各地读者纷纷通过线上留言、委托献花等方式表达缅怀之情。同时，《战争和人》三部曲在各大图书平台的借阅量、购买量激增，四川文艺出版社紧急加印该书纪念版，将于告别仪式后正式推出。

他以笔为戈，记录下民族苦难的历史真相；他以生命坚守，铸就了文学不朽的丰碑；他以温情待人，滋养了文坛深厚的情谊。这束名为“王火”的光，不会因生命的落幕而熄灭，终将化作漫天星辰，在岁月中代代相传……

四川日报